

传家之宝——一块手帕

方 正

今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。秋风拂过三晋大地的青山沟壑，也拂过岁月沉淀的红色记忆。山河早已锦绣，人间早已安宁，但那段烽火岁月从未远去。我家的衣柜里有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手帕。布料粗糙，颜色泛黄，边角被岁月磨出细碎的毛边，没有花纹，没有修饰，朴素得近乎寻常。可它却是我们家三代人珍藏的物品，承载着祖父少年时代留在山西晋中太行山下的一段抗战往事。

我的祖父，是山西晋中昔阳县孔黄安村人。这片大山深处的村落，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后方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，八路军太行一军分区第三战地医院驻扎在村里整整4年。当地人都亲切地称这座隐藏在深山里的医院为“三所医院”。战火纷飞的时代，无数前线伤员被连夜转运至此，在这里疗伤、休养、等待重返战场。

那一年，祖父只有12岁。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扛起步枪，跟着八路军奔赴前线保家卫国。祖父年纪小，个子低，不够参军作战的条件，无法像父辈兄长那样持枪冲锋、守卫山河。可看着日日穿梭山间的战士、看着被担架抬回的伤病军人，年少的祖父心里始终想着，自己也要为家国出一份力。

就这样，他主动报名，成了太行一军分区第三战地医院年龄最小的少年护工。

那时的战地医院，没有洁白的病房，没有精密器械，几间依山而建的土坯房、石头窑洞，就是救治伤员的全部阵地。房顶漏风、墙面潮湿，山里昼夜温差极大，秋冬寒风穿窑而过，夏天雨水浸透土炕。药品极度稀缺，纱布、药棉、消毒水全都来之不易，每一寸布料、每一点药材，都被医护

今天，是儿子高一入学军训的日子。一周封闭式军训，不长，却是他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真正离开家，独自在外生活、独立打理自己的一切。

行李其实前几天就慢慢收拾妥当了。我一点点帮他清点生活用品，纸巾、换洗衣物、常用药品，一件件叠好、分类装袋。他也会主动过来帮忙，对照清单核对东西，自己整理书包、收拾随身物品。从前总觉得他还是小孩子，什么都需要我操心，可这次准备军训行李，他全程很配合，条理清楚，不急不躁。

出发的早上，一切从容有序。我看着他立在墙角的行李箱，鼓鼓囊囊，旁边放着他的双肩背包，还有一只装着杂物的手提布袋。简简单单三样行李，装着他一周的生活，也装着他即将开启的全新高中生活。

路上我随口跟他聊天，语气轻松，像平常出门一样。

“到学校记得按时喝水，军训太阳大，别硬扛。”他看着窗外，淡淡应我：“知道，我会注意的。”“宿舍东西自己摆放整齐，被子好好叠，别偷懒。”“嗯，我知道，教官会教的。”我又叮嘱：“和同学好好相处，有事好好说。”他点点头：“放心吧妈，我可以的。”几句简单的母子对话，没有舍不得的煽情，没有沉重的叮嘱，平平常常，却格外踏实。他不再是小时候出门紧张不安、事事依赖我的小孩子，面对第一次住校、第一次军训，他平静、从容，有自己的分寸。

车子停在学校门口，校门口热闹又有序，都是送孩子军训的家长 and 背着行李的新生。按照学校规定，家长不能进校园，所有行李都要孩子自己带进去，自己走完入校的那段长路。

我帮他把手搬下来，最后帮他检查一遍背包拉链，随口问：“都拿齐了吧？”

他拎了拎手里的布袋，背上双肩包，拉起行李箱，笑着对我说：“齐了，妈，你回去吧。”

没有拖沓，没有留恋不舍的小动作，干净利落，坦然自若。

我站在校门口，看着他转身走进校园。

长长的林荫雨道笔直向前，直通教学楼和操场。他一手拉着行李箱，肩上背着鼓鼓的书包，另一只手提着布袋，三样行李稳稳落在自己身上。步子不快不慢，背影挺拔、沉稳，一路向前，没有回头。

我就静静站在原地，望着他越走越远。

以前出门，哪怕只是短途研学、一两天的活动，他都会时不时回头看看我，确认我还在。这一次，他一步不停，直直走向属于他的新旅程。

那一刻，心里没有汹涌的伤感，只是淡淡的感慨。

从前总盼他长大，盼他独立、盼他懂事。如今他真的一步步走向独立，走向自己的人生，心里只剩温柔的踏实。他有他的路要走，有他的青春要奔赴，有他的风雨要经历，有他的成长要亲身体验。父母再心疼、再牵挂，也无法替代他成长的每一步。

我依旧站在校门口，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林荫深处，心里安静又安然。

为人父母，大抵都是如此。陪着他长大，看着他独立，护他一程，目送一生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只需静静陪伴，默默守望。

少年自有少年的征途，前路明朗，来日方长。愿我的孩子，不负汗水，不负青春，在新的旅程里，踏实努力，向阳生长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。

目送孩子进校门

王芳

人员视若珍宝。

这方旧手帕，就是当年医院统一配发的粗布手帕。是祖父四年护工生涯里，唯一贴身相伴的物件。

祖父把所有细碎、辛苦、繁琐的护理活儿，全部默默扛了下来。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起身打扫窑洞病房、清理卫生、晾晒仅有的纱布布条。伤员卧床不能动弹，他就端水喂饭、擦拭脸庞、翻身护理。战士们伤口疼痛难忍、彻夜难眠，他就守在一旁，轻声安抚。

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，晋中太行山区战事最为惨烈。前线战事吃紧，几乎每天夜里，都有担架队踏着夜色、踩着山路，把重伤员紧急送回后方医院。寂静的山村窑洞，夜夜灯火不熄。哭声、忍痛的低吟、医生急促的叮嘱，交织在山谷之间。

祖父曾无数次对我讲起那个刻骨铭心的雨夜。太行山区暴雨倾盆，山路泥泞湿滑，一批百团大战负伤的战士连夜转运归来。很多战士浑身是伤、衣衫破烂，有的昏迷不醒，有的高烧不退。窑洞四处漏雨，湿气浓重，伤员伤口极易发炎恶化。那一整晚，年幼的祖父没有片刻休息。他攥着这方小小的手帕，一遍又一遍为战士擦去脸上的雨水、身上的泥水，小心翼翼护住包扎好的伤口。

整整一夜忙碌，手帕彻底湿透、沾满污渍，却被他反复拧干、反复使用。天快亮时，雨停风息，看着伤员的情绪渐渐平稳、高烧慢慢退去，疲惫至极的少年，才靠着土墙缓缓坐下。那一刻，他虽然年幼，却真正懂得：山河无恙，从不是凭空而来，是无数军人以血肉之躯苦苦撑起来的。

山里的岁月格外艰苦。日军时常进山“扫荡”，医院需要随时准备隐蔽、转移。一旦敌情传来，所有人立刻紧急

收拾药品、掩护伤员、向深山撤离。祖父始终把这方手帕叠得方方正正，揣在贴身衣兜。饿了啃干硬粗粮，渴了喝山涧凉水，累了就摸一摸怀里的手帕，心里便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。小小的手帕，是战火岁月里最朴素的记忆，是少年最坚定的坚守。

4年太行护医岁月，祖父在后方阵地默默奉献、悄然成长。稚气褪去，心性坚韧。他见过战士流血负伤，见过生死离别，见过普通人拼尽全力守护家国的模样。这些记忆，深深刻进他的骨血，影响了他一生。

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遍太行山脉。深山村落里，没有盛大仪式，没有喧嚣庆典，医护人员、村民、少年们相拥落泪，敲着铁桶、高声欢呼。

抗战胜利后，战地医院撤离山村，战士们奔赴新的征程。祖父回归普通的农家生活，一生勤劳、善良、质朴、懂得珍惜。历经烽火岁月的他，从不抱怨生活苦难，始终心怀感恩、踏实做人。

岁月辗转，祖父老去。临终前，他把这方泛黄老旧的手帕郑重交到父亲手中，再三叮嘱：这是太行山里的记忆，是战士们热血的见证，永远不要忘记苦难岁月，不要忘记和平来之不易，要代代传下去，记住历史、心怀家国。

父亲接过手帕，也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红色情怀。他一生勤俭正直，始终铭记祖父的教诲，把敬畏历史、心怀家国的情怀默默言传身教。

如今，数十年光阴流逝，手帕又从父亲手中传到了我的手里。

我辈生逢盛世，当不忘来路。山河长存，英雄不朽，红色薪火，代代相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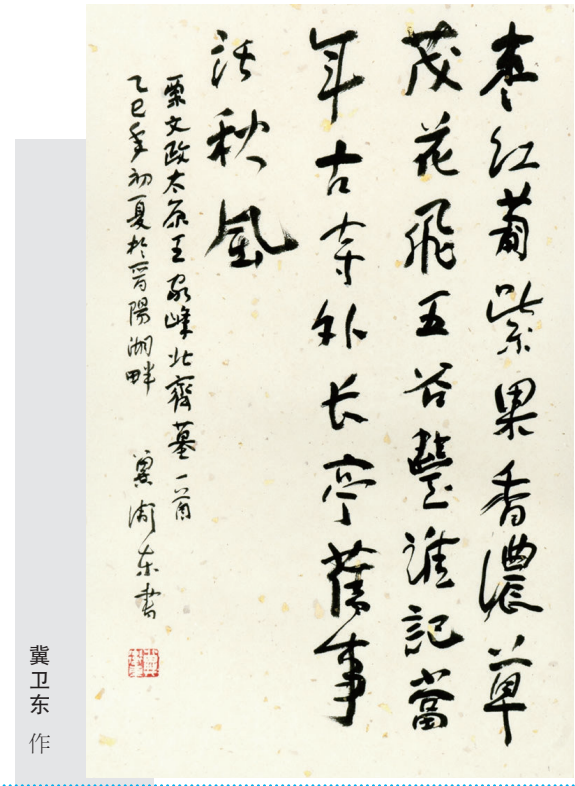
钟楼街游人如织 邓寅明 摄

王家峰北齐墓

栗文政

枣红葡萄紫果香浓，茅草花飞五谷丰。
谁记当年古寺外，长亭旧事话秋风。

北齐徐显秀墓位于迎泽区王家峰村果园内。坐北朝南，由墓室、甬道、天井、墓道组成。墓道两壁绘有总面积达330平方米的壁画。画的内容为迎送墓主的仪仗队列图，作者在白灰水刷底的土壁上直接作画，采用铁线勾勒、平涂上色的手法，线条流畅，色彩艳丽，人物神态各异。该壁画是北齐壁画中的精品，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，现建有北齐壁画博物馆。



冀卫东 作

美的底色

郭建荣

“我得去动动车，往南中环或是北中环走走”丈夫说道。“与其漫无目的地闲逛，不如去一趟植物园”我赶忙和他说。

从前我总固执地认为，一处地方去过，便不必再重复造访。可太原植物园是例外，这里四季风物各有风姿。我还从未在这个时节走进这里。我心里隐隐期待，想看一看，这座园子藏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美。

刚踏入太原植物园，还没来得及规划游览路线，眼前的湖光山色便牢牢攫住了我的目光。湖边，一位退休男士坐在小马扎上，架起一台如同大炮般的相机，凝神守候。他说，他在寻找麻叶鸭。我伫立湖畔极目远眺，水面上，一群鸭子悠然游弋，黑天鹅身姿优雅，红鲤鱼在水中竞相争食，一派鲜活安宁。

“那是什么？过去瞧瞧。”向南走出几步，一大片睡莲豁然铺展在水面。朵朵静卧在碧叶清波之间，美得动人心魄。这里连片盛放的睡莲，远胜往日所见，视觉冲击力，并不亚于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荷塘。它没有荷花那般亭亭玉立、张扬夺目，却自有幽谷般沉静深邃的美感。

沿着园内步道向前，道路两旁繁花盛放，色彩斑斓。一簇簇鲜花迎着游人舒展容颜，灿烂明媚。我沉醉在这满目芳华之中，目光却无意间落在一位老园丁身上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俯身修剪花丛间的枯枝朽叶，动作细致专注。我站在他身后，静静看了许久。

从前我天真以为，植物园里草木蓬勃鲜亮，不见残败，只是园艺技艺高超。此刻才恍然懂得：眼前这满目绚烂，并非天生如此。那些繁茂鲜活的花草，是园丁一点点打理出来的。每一丝枯枝、每一片败叶，都要从花叶缝隙

里细细挑拣剔除。我看见的这份美的底色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辛劳与汗水。

带着这份感悟，我走进蝴蝶展厅。本想看看蝴蝶相较于上次有什么新变化，却略感失望：停栖在网壁上的枯叶蝶，看上去和从前并无二致。询问工作人员后才知晓，蝴蝶自有生命周期，每一周便会更换一批新的个体。原来我眼中的“不变”，内里藏着万物更迭的规律。今日的枯叶蝶，早已不是昔日的那一批，是崭新的生命来到世间。

随后参观三大植物展厅，初看仿佛一切如故。听工作人员讲解才明白，展厅里花山花海的造型，需要不断换盆、修剪、养护。细看之下，一树粉色鸡蛋花开得热烈绚烂，狐尾椰垂落的穗条上，缀满明媚的红果。初游植物园时，我只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，赞叹万物造化，感慨生命蓬勃坚韧的力量。而这一次到访，我读懂了植物园的美，藏着两层底色。

一层是人的底色：世人所见恒久不变的景致，背后是园丁默默的付出。繁花不会自行永盛，美景不会凭空长存，所有赏心悦目，都离不开凡人的耕耘守护。

另一层是自然的底色：肉眼所见的静止，内里是生生不息的万变。看似一成不变的光景，实则生命在循环更替，万物遵循自身的节律悄然流转。

太原植物园馈赠人间的美好，是我感恩不尽的源泉。它层层面纱之下无尽的奥秘，便是我值得用一生去探寻学习的课题。世间所有动人的美，都不是凭空而来，既要有自然的造化，更要有凡间的耕耘。读懂这份底色，才算真正读懂眼前的风景。

啜老师的时光珍藏

李娟

啜老师的腿疾康复之后，步伐轻盈，走得反倒比生病之前还要快。月英姐问他，这些年一次次和病魔抗争、屡战屡胜，究竟有什么秘诀。啜老师答道，秘诀就是人一定要有事可做，凡事要有规划。

每次前去看望啜老师，我从来不会空着手回来。或是他自己撰写的书籍、自编的文集、亲手整理的剪报，或是我需要到的地方文化资料，他总会给我满满装上一兜。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一座“行走的史料库”。

80岁以前，啜老师平均每年出版一本书。他一生能文能武，笔下的著作也兼具文武两类。除5卷本《洗尘文集》《晨曦集》等文学作品之外，还有《篮球史话》《银球情缘》《清徐体育人物图谱》，可以说是一部部微型的清徐体育发展史。这些书稿当中，既有翔实可靠的史实，也收录了大量珍贵老照片。外行只感慨老人做事细致用心，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，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化史料。

年过80岁，啜老师传播乡土文化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。他精心挑选文章投送到公众号平台，一刻不停地搜集、整理民间史料，每一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这一次，他拿出了1982年刊印的《东湖诗社作品集》。啜老师从小在清徐东湖边长大，是东湖诗社的发起人，自号“东湖居士”。他从卧室抱来一个方方正正的报纸包，解开捆扎的细绳，里面有4册薄薄的诗集。书页是早年的有光纸，质地薄而发脆，纸面却细腻。

“太珍贵了！”我不得心应手感慨。

“关键这是孤本。”啜老师说道，只要有这套册子留存下来，东湖诗社的过往历史便有迹可循。最近这20年间，城乡改造、移民搬迁，啜老师搬过好几次家，很难想象，他究竟是怎样把这些旧物完好无损地保存了40多年。

作为啜老师的“入室弟子”，我还见过他有一本50年历史的记事本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他把日常琐事一一记录在册：某年某月，家里盖新房，一块砖几分钱；某年某月，儿子降生、工作调动，双喜临门；某年秋天，大白菜涨价；某年某月，一斤豆腐、一斤肉分别卖多少钱。日复一日记录下来，本子厚厚实实，满是浓郁的时代气息与人间烟火。

啜老师深知时间沉甸甸的分量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岁月如同一颗颗坚果重重落在心上。仿佛他早就预料到终有一日，当捧起一件旧物，它就会像一支利箭，瞬间把我们带回自己的青年、童年时代。这时我们才恍然醒悟，我们亲身走过的这几十年，本身就是一段世事更迭的变迁史。许许多多事物早于我们慢慢尘封进岁月，而我们却像寓言里掰玉米的猴子，捡一样丢一样，一路奔波，到头来两手空空。

啜老师告诉我，前不久有两名研究生专程来到清徐，辗转多处终于找到他家，看到他保存整理的各类史料，激动地落下眼泪。说起这件事，啜老师嘴角扬起，满是欣慰与自豪，饱含着他对外辈的期许与扶持。他无偿拿出珍藏的史料，为后辈铺路，全力支持地方文化研究，一心想要把原汁原味的清徐文化长久地传承下去。

如若不是这份无私，我也不会有幸和这位曾经的县文联主席，结下一段跨越年龄的忘年之交。每次从他这里借资料，啜老师总是直接赠予，不需要我归还。他常常跟我说，资料你能用得上，尽管拿去。

近两年，啜老师年事已高，我登门看望他的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常常是我、啜老师，还有已经76岁的袁老师，组成“铁三角”，围坐在一起畅谈乡土文化，聊尽兴之后，再约上师母一同去餐馆小聚，费用AA，已经成了我生活里一桩十分开心的乐事。